

芬芳
一叶

老友记

□张源源

第一次接触他,是在单位开会。大家都听得有些乏味了,中场休息时,他转过身来给周围靠近的每位同事都发一块口香糖。我当时离他稍远一些且年龄较小(他的周围都是我伯伯叔叔辈的同事),按理来说,我不在他发糖的范围内。突然,一块口香糖出现在我面前,并幽默地说:最后一块,给晚辈。并指着旁边的叔叔辈的同事说:我这么做,你没有想法吧?他就这样巧妙地化解了最后一块糖的尴尬。当时我受宠若惊,觉得他不是传说中的那么难以接近,而且还很有趣。

第二次再接触他时,已时隔一年多。也是在一次会场上,作为一名新上任的负责人,有些问题需要向老同志请教。这一次我坐在他的前面,当我转过身来向身后的老同志们请教专业问题时,只有他一人既专业又接地气地回答了我的问题。哎哟,不错!这个老同事可以呀,比传说中的还要厉害呀!

后来,因为工作的原因。我调到了机关,跟他接触得越来越多,越发地发现他岂止是谈吐幽默、术业专攻?简直神了,他知识面广,懂文学,懂茶艺,会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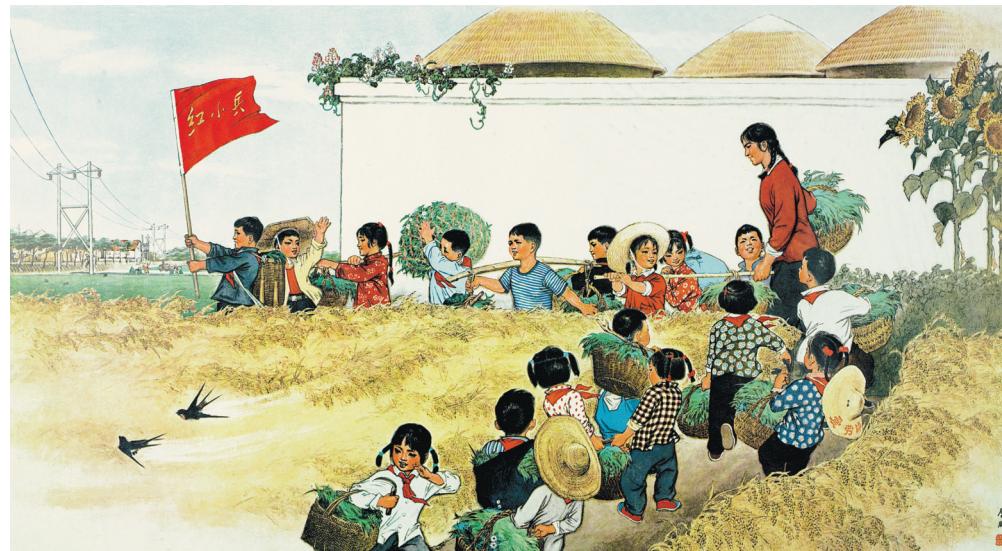
第一次到他办公室,除了办公桌、书橱、沙发这些标配外,还有茶具、小工艺品、绿植,看得出每一样物品的摆放都很讲究。书橱里的书除业务书刊之外,有《资治通鉴》《史记》《白说》《季羡林全集》《佛说》等等。办公室里绿油油的盆景中每一片叶子似乎都在告诉别人,主人把它们照顾得很好。沙发背后挂着一幅字“万丈红尘三杯酒,千秋大业一壶茶”,表明主人用茶来展示淡定,以淡定显示儒雅之智。

当我在欣赏着他办公室其他陈列时,他娴熟地泡了一壶茶。告诉我茶该怎么品,品茶该注意什么,喝茶时茶杯该放哪里,自然而然地过渡到问我最近读什么书。我随便说了几本书名,顺便谈了自己的一些观点。发现我不管说哪一种类型的书,他都能中肯地评价。这一点让我很吃惊:原来他懂得这么多,甚至对我冒出的一些网络词语他都能稳稳接住。要知道,他已年近花甲。

一个多小时,就这么溜走了。当我起身告别时,他以朋友的口吻跟我说:不论做什么工作,都不能光懂业务知识。你涉猎的知识面要广,这样你才有谈资,你才有话语权。否则你永远只能听别人说!

是的,多么中肯的一句话!让我受益匪浅、如梦初醒。

缘分这种事真是无法解释清楚,当我们一家人见他时,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虽然真正相处时间并不长,但感觉已是多年老友。爷爷奶奶夸他仁好、幽默,会说话。爸爸跟他以兄弟相称,觉得他为人正派,考虑问题周到、成熟。我先生跟他也是好朋友,跟我一样,对他很是崇拜。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,都是充当着既是老师又是老大哥的角色。连我七岁的儿子,对他也是特别喜欢,远远地看到他就飞奔过去,纵身一跃,黏在他身上。他也是满心欢喜,给我儿子一个大大的熊抱。



《天风阁画存》品读

我是公社小社员(68cm×136cm 1973年)画/沈启鹏 文/郑文光

画作巧妙运用“7”字形构图,将一队孩子从正、侧、背各个不同方向完成艺术的创造。孩子们天真、愉快、轻松、活泼的肢体语言,使无声的画作产生似唱似歌的有声感触:“我是公社小社员呀,手拿小镰刀呀身背小竹篮来。放学以后去劳动,割草积肥拾麦穗,越干越喜欢……”而乡村女教师亲切纯情的关心与呵护,散发着心灵的美好和风采的可爱。作品入选全国美展,被国家博物馆、中国美术馆、江苏省美术馆、人民大会堂等部门收藏,江苏人民出版社大量出版发行,全国众多刊物发表,荣宝斋印成贺年卡片,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美术的一个符号。

大洞河峡谷数石头

□强雯

水泥公路消失了。“东方雪铁龙”突然颤簸起来,尽管我坐在后座的中间,两边都是肉身“护驾”,我仍旧强烈地感觉到颠簸的晃动。车窗紧闭,在前方玻璃狭小的视野中,看见如三斤兔子般大小的鹅卵石,长长地伸向眼前的裂谷。

说是裂谷,眼前看见的只是大洞河峡谷的两扇山门而已。至少从我在“东方雪铁龙”的视野上看出去,是如此。

大洞河峡谷其实是白马山的西麓延续处,在大洞河乡,过去叫铁矿乡,在重庆市武隆喀斯特地貌的西南边境。

武隆的喀斯特地貌在全国是排上号的,因为一个张艺谋带货的5A级景区“天坑地缝”,很难让人不知道武隆。连武隆的旅游公司名字直接就取名“喀斯特旅游公司”,不注意听,还以为是什么新车出来了,是上世纪流行的“康福来”升级版。

武隆人以喀斯特为傲,重庆以武隆为傲。当年武隆的白马山是红白两军对抗阵地,往事没有随风,这段历史增加了白马山的旅游价值,穷是穷了些,但生态终究没被破坏,也算有弊有利。白马山的余脉在大洞河峡谷英姿矫俏。

近在眼前的山门迟迟未到。前面的车不知如何故停了下来,我们也被迫停了下来。像所有用皴笔法画下的大山大壑一样,前方的威严、苍翠、沧桑直耸入天,让人不自觉要停下来,赏山数石,又或是让自己思量思量,我们究竟有多渺小,有些破事甚至可以忘掉。

全车人都下来了,除了司机。前面的车显在坑里了,怎么都出不来,几个壮汉试着去推车,女人帮不上忙,叽叽喳喳问寒问暖。

“再进去就更出不来了。回去

了。”落坑司机没了耐心,气急败坏要退出峡谷。

前方看上去不远,山门喜迎客。刚刚下车的几个人安慰他说,“要不我们走过去。减轻点重量,你也好开得顺。”

鹅卵石圆润搁脚,一脚一个踩,得看路,没几步路,脚底板就生痛。这跟走平地完全不是一回事。山门看着近,怎么都走不到。十余分钟后,好不容易拐过了山门,前面的路让人傻眼了,全是被浅水淹没的鹅卵石路,而且望不到尽头,正在犯愁时,有车从迎面而来,说要接我们。

只能坐车。湿脚还是小事,搞不清脚下深浅,摔倒骨折被水蛇咬。这是11月,重庆的正秋时分,硕大的鹅卵石显出山水之地枯水期的特征来。

“枯水已经很久了。”当地人说。“夏天的时候,也是部分被水刚过石面。”在马蜂窝上,我见过大洞河峡谷的照片,说那里有峡谷小梯田。照片看上去和四川的黄龙有得一比。

“为什么不修路呢?”我问。“是打算修路的,但是这里河沙淤积太多,修了也被冲垮,所以要修防护栏,防护栏的资金更多,所以就搁下来了。”大洞河乡党组书记马书记说。马书记看上去40岁的样子,腿长长的伸向油门,汽车的音响很好,正在播放刀郎的《西海情歌》。“一眼望不到边,风似刀割我的脸……”他说自己在大洞河乡已经待了10年,五年乡长五年书记。来乡里工作之前,他还做过三年义务兵。他驾驶技术很好,大鹅卵石在他开来,如履平地。“这里原来产铁矿,后来挖得差不多了,也种过药物,就在大梁子山上。”他脖子一扬,示意在山顶,眼睛却

目视前方,双手不离方向盘。我不知大梁子在哪里,只看见山门来了一个,又来一个。众岭一字排开,野松长在腰际。我们沉默地看着风景,十年时间,鹅卵石大概也是数得清楚的。

我们是最后一辆车,平安到达了目的地。

马书记跳下了车,摇手一指,前方是一个硕大的开阔的洞口,几乎是命令,却和颜悦色,“去看看。”

那是溶洞。通往溶洞还有一条河,河上搭建着简易木栈道,大约20米长。

不知道我们耽误了多少时间,竟然有人已经拄着竹棍出来了。这么快,我想。洞口有明亮的水,两条河水在这里交汇。

这是一个漏斗型大溶洞,是大洞河的上游,河流经过溶洞暗处,再流入下游河谷,大洞河一名也由此而来。虽然有暗河显示生命存在可能,但人无法进入洞里。但可见一不足10平方米的水塘,也就是溶洞小梯田,迷你、迷离。跟九寨沟黄龙一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正在观察是否还有溶洞昆虫在此打秋千,忽然有人唤我,一转身,看见峡谷外的白云团团,映成了浓郁的西洋油画。

热情的生命力,旺盛、恣意。

中午时分,正秋的阳光洒落下来,河水灵动,反射出更热情的光芒。路上有散落的竹棍。这是人类的毛病。自私自利,还要假言渡人渡己。

千山万壑在这里安于宁静。蹲下来,闭上眼睛,峡谷发出轻微的呼呼声。正午还很长,可以听一车大自然情话。

脚痛消失了,鹅卵石还很多。数着进来,数着出去。从这里出发,走出峡谷的路还有十几公里。蟋蟀不怕人,继续吟吟欢唱。

走马
天下

海螺之恋

□成惊涛

海滩上有一枚海螺,
正在海风中叹息。
当海浪悻悻离去,
它是掉下的那颗泪珠。
叹息中夹杂着哽咽,
闪烁淡淡的忧伤。
虽然它有点苍老,
但仍有撩人的颜值。

它是少女的化身,

自然有少女的情怀。
千万次拥抱与惜别,
矢志不渝不改初衷。
一任沧桑的粉黛,
妆点它丘陵般的脸庞!

大海躲进它的腹腔,
它的肚量迅速扩张,
好让海浪的痴情,
淋漓尽致地发酵,

紫琅
诗会

残忍的时光再锋利,
又岂能把它销蚀?
今天在这里,
明天在那里,
辛劳奔波千万里,
信誓旦旦为一桩:
在每一个
铁定的时辰,
与它相约不见不散,
老地方,还是大海的某个角落?

江海
风情

童子戏

□杭坤

南通有地方戏种“通剧”,年轻人估计不懂,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。

通剧又叫童子戏,主要流行在方圆三十里的通州一带,是以通州语言为基础慢慢发展起来的。

我第一次听到童子戏还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。那天骑车去唐闸同事家,途经十里坊,忽听一阵锣鼓声,引起了我的好奇,便停车看个究竟。只见不远处,用木板和篷布搭建了一个简易戏台,化了妆的男女主角,时而高亢清亮,时而如泣如诉,唱完一段,紧接着又是一阵锣鼓声,起初,我只以为是喊南通号子,旁人告诉我:这个演的是《陈英卖水》,是地地道道的南通“童子戏”。当时我真的有点晕了,唱得这么难听,台下居然有那么多铁血粉丝,真的不可思议,我实在是不敢恭听。

到了同事蒋师傅的家,谈及刚才看到的一幕,一下子就打开了他的匣子:“这个你都不懂,亏了你还是个南通人,童子戏是使用南通的方言土语,唱的是俚曲小调,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,特别适合我的口味……”话还没有说完,他清了清嗓门唱了起来:“锣鼓呛呛连声鸣,点火堂外放高升。连放三声高节炮,鸣锣接驾出仙庭。”由于没有锣鼓敲打,一段唱毕,还“叮叮咚、呛呛咚”走了一段过后,继续勒起了嗓门……我实在听不下去了,又不能扫他的兴,要不是看在摆在桌子上的美食,说不定早就溜走了。

还是他媳妇善解人意,知道我厌烦,走上去对老公说:“你是请人家过来吃饭的,还是请人家过来听你叫魂的?平时你一个人在家号号丧也就算了……”蒋师傅似乎有些不太高兴,冲着媳妇说:“人家听不懂,难道你也听不懂?要不是当年父亲叫我学手艺,说不定我也是通剧团的一名台柱子了……”

酒过三巡,蒋师傅的话渐渐多了起来,三句不离本行,话题又拐到了刚才聊的通剧上,“说起童子戏,南通人也有叫上童子,童子可分文童子、武童子两种,文童子以念唱为主,武童子的表演形式融杂技、气功为一体,惊险刺激……”媳妇看他一头的“粪劲”,插言道:“就你是个内八字,懂的事没魂的多,少说两句,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再说了就你这个嗓门,唱的跑调走腔,不像个戏,胆子小一点的,早就被你吓死了……眼看气氛有点紧张,我急忙对媳妇说:“没关系,我爱听,今天又让我长见识了。蒋师傅瞄了媳妇一眼便说:“女人头发长见识短,朝番子,这一带的人,凡想消遣逐鬼的,不论条件如何,上童子是必须的。我唱的不像个隆冬,你来哼几句……”

离开蒋师傅家,天色完全黑了下来,河东路不宽,行人较少,加之灯光太暗,骑在沙石土路上,难免有点心惊胆战。突然,迎面走过来几个路人,边走边唱:“焦裕禄啊焦裕禄,焦裕禄是个好书记……”那高亢的呐喊声,与蒋师傅童子戏是一个腔调。看来,通剧在文化生活缺乏的年代也成了南通人生活的一部分。

我对童子戏的起源、演变、发展缺乏了解,更没有那份激情与投入。但我渐渐地喜欢上了童子戏,更愿意将通城百姓喜爱的剧种传播出去。回来后,我请朋友刻录了许多磁带,在幸福乡、刘桥镇上摆起了地摊,生意一度很火爆。

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,讲一口标准南通话的人越来越少,会唱童子戏的人也寥寥无几,偶尔在郊区还能看到通剧表演,看戏的人群中,已失去了年轻人的身影。如何保护、传承好童子戏,我有担心,但更多的是期待。